

吉光片羽

杨丽丽

冬至这一天,总让人觉得世界安静得像被谁轻轻按了暂停键。空气冷得透明,连呼吸都像落在玻璃上的一小朵云,轻轻散了。我喜欢这样的日子,它让一切变得慢下来,也让心变得软下来。

俗话说:冬至一阳生。可在这样的寒意里,阳气究竟从哪里生起呢?我想它大概藏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,比如一盏灯的暖光里,一杯热茶的雾气里,或者是一个人心里悄悄亮起的那点亮意中。

清晨醒来时,窗外是一片淡淡的白。雪没有下,却仿佛随时都会落下。我披衣起身,走到院子里,脚踩在结霜的石板上,发出轻轻的一声脆响。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冬至的冷,并不是让人退缩的冷,而是一种让人安静下来、听见自己心跳的冷。

我沿着小路慢慢走,田野里的玉米秆早已被割去,只剩下一排排短短的茬,在风里一动不动。远处的树,枝桠像被

寒风吹瘦了,只剩下几根倔强的线条,伸向灰蓝色的天空。可就在这样的荒凉里,我忽然感到一种微弱的力量,像是在土层深处,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。它不是草芽,也不是虫鸣,而是一种更深沉的、来自时间本身的力量。它告诉我们:最冷的时候,并不是世界的尽头,而是另一段生长的开始。

冬至,是一年里白天最短的一天。也是从这一天开始,天气会悄悄转暖。我喜欢这种“悄悄”的感觉,不是轰轰烈烈,而是一种细腻的、含蓄的、需要用心才能察觉的变化。就像生活里的那些温暖,它们往往不是喧嚣的,而是从一个眼神、一句话、一杯热茶里悄悄长出来的。

我走到河边,河水已经结了一层薄冰,冰面下隐隐有水流声,像是在轻轻诉说。我站在岸边看着那层薄薄的冰,忽然明白:冬至的意义,也许就是让我们在最冷的时候,学会相信温暖,学会等待。等待是一种很美的姿态,不是被动的,而是心里有光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等待。就像等一朵花开,等一阵风来,等一个人走进你的生命里。冬至的等待,是等春天,也是等自己心里的那点亮意慢慢亮起来。

我想起小时候的冬至,母亲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。锅里煮着饺子,蒸汽腾腾地升起,把整个屋子都熏得暖暖的。我坐在小板凳上,看着母亲的侧脸,觉得那是一年里最温暖的画面。长大后才明白,冬至之所以让人难忘,不是因为饺子,而是因为有人在等你回家,有人愿意在最冷的日子里为你点亮一盏灯。

如今,我也学会了在冬至这天为自己做点什么,比如泡一杯热茶,比如燃一根香,比如在日记本上写下几句温柔的话。我想生活的暖意从来不是别人给的,而是自己慢慢熬出来的。

走回院子时,天色已经亮透了。太阳不高,却带着一抹柔和的金色,照在屋檐上,也照在我的心上。我伸出手,让那一点点微弱的光落在掌心里。它不强烈,却足以让人相信:再长的冬夜,也会迎来黎明。

冬至阳生春又来。春天不会急着来,它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日子,用一阵风、一朵花、一片嫩绿告诉你:我来了。而我们也会在这样的等待里,慢慢变成更好的自己。

流金岁月

红炉与白雪

米兰朵

三十年前,我在山里教书,过冬取暖,用的是火炉。起初,是泥抹的土炉子,烧煤泥;后来,换了铁质炉,烧煤球。煤,燃起来多多少少总有点气味儿,管理炉火也会多出琐碎碎的事:和煤泥、拖煤球、封火、开火……那种辛劳麻烦,加上粉尘污染,跟如今暖气取暖自然没法比;然而,烧火炉,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
现在想来,总觉得那时的冬天冷得厉害,而一个火炉,就是一处牢靠的温暖。有客来访,主人会热诚邀请:“来来来,快到炉边烤烤。”那种待客的暖意啊,一下子就能感觉到。

窗外,时有北风呼号,雪花乱飘;屋内红红的炉火,炉上坐着水壶,哼哼唧唧像是在谁在微吟小诗。将水壶拎起,炉火会一下子扑出来。炉腔里也是一派红彤彤,燃着的煤,不再是乌黑色,那情态如初升朝阳般新鲜、新蛋黄般柔软、红绸布般滑腻。红蓝火焰从炉腔里摇曳而出,左右飘忽,上下跳动,蓬蓬勃勃,发出轻微的“呼呼”声,像北风的吟唱。

看着看着,就觉得很魔幻。冬天里的一把火,是那么美!那第一个把“火焰”叫“火苗”的人,多聪明,除去颜色,一簇炉火可不就像禾苗儿吗?

风雪夜故人来访,进门,先给他们扫扫身上的雪花,让到炉边,再沏几杯红茶,炉边烤上橘子、红枣、花生。大家围坐倾谈,杯中红润生香,不一会儿,就觉得内外俱暖。炉子边的水壶“咕噜噜”响起来,又一壶水烧开了。橘子慢慢散发出清香,花生壳禁不住炙热,“吱”地响了一

声。杯子里再续上水,座中人捻一个花生打开,扔豆入口,嘎嘣一嚼。这冬夜围炉,有滋有味。炉边说的话,好像都是红亮亮的暖色调。

窗外北风一声声吼,雪花一层层落,茶水一杯杯续,话题不断延伸着;炉中火,明明暗暗跳跃着,给我们的脸和手镀上一层亮红。我们像坐在温暖的霞光里。

朋友不来的夜晚,我喜欢坐在炉边读书。火光映照脸红、手红、书页也红,书里的字也被烤暖了,凝神间,感觉智慧也一定会被照亮。偶尔抬头,见雪光映窗,院子里老梨树的虬枝也印上来,铁画银钩。慢慢地,窗玻璃上水汽晕染模糊,成了毛玻璃。目光收回,蓝色的火苗子在炉口飘着、跳着,像欢呼的精灵;屋子里的所有,都披着一层穆穆的红。

书卷清明,炉火宜人,那千万个文字,就像纷纷扬扬的雪,自高处而落,入我眼,入我心,无声地化作雪水,滋养着心灵。

是啊,文字如雪,清凉而美;读书的心,热烈而美。文字入心,可不是雪入红炉?这令人想起一句话:红炉一点雪。白雪入红炉,瞬息无踪影;但谁又能说,没有受到雪的滋润?

每每夜深时分,睡觉之前,我们会把炉火封住,将煤炉拎到屋外;一是为了留存火种,二是为了保证安全。我们将炉门封严,炉盖压上,火炉只在腔子里保留着微微的暗红。有时炉子拎出,恰遇风吹雪扑,炉盖下会“噗”地蹿上一缕火焰,像受到鼓舞,发出呐喊。

炉火化雪,雪融炉火。在漫长的人生路上,热爱,也是一炉红火。有了这炉火,那些不可避免的失意、灰心、自卑,便也成了红炉一点雪,无声地消融在暗夜。

玉壶冰心

冬日有清趣

王纯

相比春的热闹、夏的喧哗、秋的丰饶,冬天委实是寂寞的。我觉得生活的节奏跟季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,别的季节是张扬外放的,我们的日子也过得紧锣密鼓;而冬天是内敛深沉的,适合把生活节奏放慢,过一种舒缓清淡的日子。

天地浩荡,草木枯萎,世界褪去了浮华,变得沉静简约。当我们的眼睛不再被外界缭乱的色彩干扰,心境也会变得平和淡然。人只有在安静的时刻,才会摒弃芜杂,观照自己的内心,看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。这是冬天的恩赐。生命的历程中,必定要有一段这样的时光,用来向内收敛,沉淀自己,审视世界。寂寂冬日,看似简约单调,也有着难得的清趣。那些清雅淡泊的意趣,藏在冬天的每个角落里,有澄澈的质感,有闲适的气息。

如果不是特别冷的话,我喜欢在冬天的风里慢慢走。人只有真正融入冬天,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冬天的韵味,发现散落在路边、田野或者枝头的清雅之趣。有树的地方最有吸引力,即使冬天的树叶落光,只剩光秃秃的枝干,也能散发出一种气场,让你不由得走近它们。有时遇到一棵冬天的树,我会仰着头看那些疏朗的树枝,妄图解密一些属于冬天的独特语言。每一棵树都与冬天达成了某种默契,它们用最隐晦的方式,表达着冬天的别样感受。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含蓄,蕴藉,婉转,有千回百转的味道,有曲曲折折的深意。别的季节,树的告白直截了当,树的宣言热烈滚烫。只有在冬天,它们才具备了如此深沉深刻的气质,就像一个人有了阅历才变得通透和智慧。

寒冷的风扑面而来,清冽的气息荡涤着肺腑,仿佛能把心中累积的尘屑全部带走。我就这样走在冬天里,心中渐渐生出清淡的欢愉。有时我捡起落在地上的一根树枝,想着把它带回家,装饰一番,摆在案头。总觉得要带点什么回家才好,这样才算不辜负冬天的美意。冬日的一切都带着季节的气质,人需要这样的熏陶。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,我喜欢冬天那种简约纯净和开阔磊落的气氛,期待全身心融入其中。唯其如此,才能把冬天的风骨、韵味融入自己的血液,化作内心深处的力量。如果说春天赐予我希望,冬天便会赐予我力量。有时我会捡拾几片落叶带走,有的落叶已经变脆,轻轻一碰就碎了。有的落叶依旧有柔韧的质感,我把它们带回家,放在案头或者夹在书里,就像把冬天的容颜和气味带回了家。

阳光煦暖的时候,我索性不再走了,找个地方坐一坐,享受冬日暖阳的沐浴。软酥酥的阳光真好啊,真想定格此时的美好时刻。冬阳善解人意,时光慢得恰到好处。有时我会遇到几只冬天的鸟,它们跳荡,翻飞,叫声稀稀落落。很多鸟儿是不喜欢冬天的,能在冬天留下来的鸟儿应该算是勇士了。它们在寒地冻中飞舞着,为世界增添了不少生机。天,地,树,叶,鸟,冬天的每个元素都味道十足。

抬头望向远方,远山逶迤,天幕显得那么苍茫。冬天的画面悠远宁静,似是淡墨描绘出来的,诗意盎然。你用眼睛和心灵领略冬天风采的时候,随处可见清雅淡泊的意趣。这份清趣里,有冬日的淡然和自在,有生活的清浅和灵动。寂寂冬日有清趣,浅淡时光自安然。

心香一瓣

家的味道

李德富

记得小时候,每到冬至,母亲都会亲手为我们包饺子,鲜肉馅、韭菜豆腐馅,是她最拿手的。那饺子皮薄馅足,热气腾腾,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。而那饺子的味道,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。那是一种家的味道,一种温馨的味道。每当我咬下第一口饺子,仿佛就能感受到母亲深深的爱意。

有一年冬至,天格外冷。我放学回家,就看见母亲在厨房里忙碌。她正在为我们包饺子,那双手已经被冻得通红。我心疼地对她说:“妈,这么冷的天,别包了。”可她却笑着说:“傻孩子,这没什么。冬至的饺子必须得包,这是我们家的传统,全家团聚呀,和和美。”

就在这时,我忽然发现炉火旁边有一个吹火筒。我好奇地走过去,拿起吹火筒吹了一下,没想到这一吹,竟然把炉火吹得红红亮亮的,炉火更旺了。我高兴地对母亲说:“妈,你看炉火多旺呀!”母亲也笑了:“好孩子,你真棒!”受到母亲表扬,我的心里乐开了花。

就这样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,一边包着饺子一边聊天。那天的饺子特别香,特别好吃。那一刻,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幸福。

如今,我已经长大成人。远离了母亲,但每到冬至节,我都会让爱人买上些鲜肉、饺子皮、韭菜、大葱,下班后就在家包饺子。爱人剁馅调味,我烧水,孩子们也闹着来包饺子。大家一边说着话,一边包着饺子,温馨的气氛弥漫在屋子里,当年母亲教我们包饺子的情形又浮现在眼前。

每当冬至节来临,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感激。也是从那一刻起,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幸福其实很简单,或许一碗饺子,就能温暖整个冬天。

